

流行语昭示孩子的成长过程

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甘莅豪

流行语“神兽”通过隐喻在潜意识上激发了老师和家长们头脑中的各种《西游记》中的原型意象，不仅暗示了孩子们多样性、斗争性和合作性的特征，也凸显了当今家校结合的教育模式。

最近“神兽”一词在微信群中非常火爆，经常听见有八零、九零后的家长说：“你家神兽最近在家听话吗？”“你家神兽吃饭怎么样”等等，也常看见老师在群里发帖，招呼孩子们返校：“欢迎神兽们回笼！”显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，我们的未成年孩子多了一个网络昵称“神兽”。那么八零、九零后的家长们为何突然把孩子称为“神兽”呢？或者“神兽”怎么突然成了指称孩子的流行语呢？

原型思维依旧影响现代人类

目前为止，主要有三种观点解释“神兽”的来源。第一种，从“神兽”词语的含义进行解读。在“百度知道”里面，网友们针对“为什么小朋友叫神兽”问题评选出了最佳解读：大多数小孩子活泼、爱捣乱，有的孩子在家里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或沉迷于手机，或不服管教，家长要和他们斗智斗勇，既疼爱，又惹不起，所以无奈地称呼孩子们为“神兽”。第二种，把孩子比作“四脚吞金兽”。不少家长发现有了孩子以后花钱如流水，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都长着一张吃钱不眨眼的脸，就像吞金兽一样，有进无出。第三种，认为“神兽”指前几年网络流行的一些神奇动物，孩子也像这些动物一样惹人喜爱。

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，但是还不足以解释为何“神兽”这个词语能够突然流行。

“原型批评理论”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一些典型的“原始意象”。这些“原始意象”和人类的原始思维密切相关。法国学者列维·布留尔在《原始思维》这本书中对原始思维进行过系统论述。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和逻辑思维完全不同的特殊思维，是一种直觉、情感的诗性思维。这种思维方式在集体中世代流传，具有大量的神秘属性，表现出强烈的信仰性和情感性。在此基础上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“集体无意识学说”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“象征主义哲学”，以及加拿大学者弗莱的“原型批评学说”，也都认为不能忽视人类的这种思维方式。弗雷泽在1890年出版的《金枝》一书中进一步提出，在科学时代，人类的高级思维中仍然保留着巫术、宗教思维的某些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，有很多宗教、神话、文学和图腾的原型思维依旧在影响着、控制着现代人类的观点、态度、情感和舆论等。弗莱在1957年出版的《批评的解剖》书中也指出很多文学作品中会反复出现某些意象和人物类型，这些意象和类型都暗合了某种集体无意识持有的神话原型。通过对这些原型分析，就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好的分析、阐释和评价，开辟文学研究的空間。

“神兽归笼”：凸显家校结合教育模式

其实，不仅文学作品，流行语“神兽”也可以用原型理论来分析。

原始意象必须具有两个特性，一个是原始性，一个是模式性，是指我们人类社会从原始到现在在反复遇到、具有共通性、永恒性的事物。“神兽”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、反复出现的意象，其在各种宗教仪式、图腾壁画、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被反复使用。首先，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四大神兽，分别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四个神兽都是中国人必须供着且不好惹的主。其次，中国有很多和神兽相关的文学作品，比如《山海经》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等等。最后，中国还有将孩子和“神兽”联系起来的隐喻传统，比如把孩子比喻成麒麟或者凤凰，希望孩子有出息叫“望子成龙”，男孩和女孩结合在一起叫“龙凤呈祥”。

在这些意象中，和当下语境“神兽”流行语含义最密切相关的恐怕要属文学作品《西游记》了。在《西游记》中有两种类型的“神兽”。一种是取经的唐僧、猪八戒、孙悟空、沙和尚和白龙马。唐僧前世是一个知了，后修炼成佛祖二弟子金蝉子，因不认真听课，被佛祖贬到东土转世；猪八戒是天蓬元帅，因调戏嫦娥被贬投胎变猪；孙悟空是吸收天地之精华的灵猴，因大闹天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；沙和尚则是卷帘大将，因蟠桃会上失手打破了琉璃盏，被贬入流沙河中靠吃人为生；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，因纵火烧了玉帝赏赐的夜明珠被贬，后又误吃唐僧所骑的白马，而被菩萨点化变身为白龙马。另一种是阻拦取经的、偷偷下凡的各路神仙坐骑、宠物和童子，比如文殊菩萨的青狮、普贤菩萨的白象、观音菩萨的金毛犼、给弥勒佛司磬的黄眉童儿，等等。

从原型批评理论来看，流行语“神兽”首先暗合了《西游记》中的第一种类型的神兽意象。华东师范大学方克强教授1990年在《文学争鸣》杂志发表的论文《西游记的“成年礼”》中，提出《西游记》具有“儿童犯错——严酷考验——成年命名”的这一类文化原型模式。他认为《西游记》的取经故事和远古的成年礼仪式具有一种深层的意义重合，有同构关系。从原型视角看，唐僧、猪八戒、孙悟空、沙和尚和白龙马在心理年龄上都是尚不成熟的儿童。他们都犯了儿童式的错误，显示出心智上的不成熟，必须在神仙和佛的管辖和指导下，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，经过种种仪式性的考验才能够最终修成正果。从这点看，流行语“神兽”所指称的孩子们正像中国人家喻户晓的“唐僧、八戒、孙悟空、白龙马和沙和尚”，在成长过程中经常犯错，但是本质良好，悉心指引，必成正果。而老师和家长自然就扮演了《西游记》中“神、佛”的角色，他们苦口婆心，设定剧本，规划未来，保佑孩子们顺利取回真经。

其次，流行语“神兽”还可以暗合《西游记》中第二种类型的神兽：阻挡唐僧师徒取经的“神兽”。它们其实都是各路神佛家中的一员，具有三个方面特征：第一，它们要接受神和佛的管辖和教导；第二，它们常常不服管教、调皮捣蛋和偷偷下凡；第三，这些调皮捣蛋的神兽时刻都有神佛护佑着。不像那些惨死在孙悟空金箍棒下的野路子妖怪，它们即使犯了再大错误，菩萨、神仙也要保护它们，无奈而心痛地将它们收回去，好好调教。总之，这种神兽“回归调教”的情节虽然和前一种“成长仪式”不同，但是却和从古到今人类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模式和经验非常类似。后疫情期间，家长、老师们把放假后孩子们重返学校接受教育的行为称为“神兽归笼”，不能不说和此原始意象密切相关。

最后，如果把这两种神兽合起来看，整个《西游记》就是这两种类型的充满孩子气的“神兽”互相协作和斗争的过程。而神佛合作就是老师和家长合作对这些“神兽”进行规训和管教的过程。流行语“神兽”通过隐喻在潜意识上激发了老师和家长们头脑中的各种《西游记》中的原型意象，不仅暗示了孩子们多样性、斗争性和合作性的特征，也凸显了当今家校结合的教育模式。

总之，“神兽”这个流行语赋予了当今孩子们三种特性：神性、人性和兽性。兽是本能所控制的生物，神是纯粹的精神体，而人是夹杂两者之间、受制于本能而又追求精神存在的生物。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从兽到神的过程，是一个从调皮捣蛋到遵守社会秩序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从规训身体到规训精神的过程，正如钱钟书在《人·兽·鬼》中所写：“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，兽是驯服的家畜，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。”也许我们还可以为钱钟书添加一个注脚，神也只是规训后的神仙。